

星期文库

《庄子》名物志之七

夏虫不可语冰

林赶秋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为了阐明“小知不及大知”(小智慧比不上大智慧)这个道理,举了好几桩例子,其中包括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”。此句表面意思为:朝菌朝生夕死,所以不知晦朔(即完整的一月)是什么样的;蟪蛄夏生秋死,所以不知春秋(即完整的一年)是什么样的。“晦朔”即“弦望晦朔”之省略,以四相(一月分四相)之二代指一月,“春秋”即“春夏秋冬”之省略,以四季(一年分四季)之二代指一年。

《庄子·秋水》中“夏虫不可以语于冰”之虫,指的大概也是蟪蛄。但关于“朝菌”是植物还是动物,至今未定于一尊。

菌是植物,朝菌似乎也应该是植物。《列子》里有所谓“朽壤之上有菌芝者,生于朝,死于晦”,刚好可以移作“朝菌”的注脚。有人认为朝菌乃是《诗经·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提到的“舜华”或“舜英”,即木槿——“其树如李,其华朝生暮落”(北宋邢炳《尔雅疏》)。华,英,都是花的意思。

说“朝菌”是动物,证据来自古本《淮南子》,其《道应》一篇引“朝菌不知晦朔”为“朝秀不知晦朔”。朝秀即《广雅·释虫》之“朝蛸”,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虫类,生于水上,有人认为就是《诗经·曹风·蜉蝣》提到的“蜉蝣”。

苏子的名句“寄蜉蝣于天地,哀吾生之须臾”,是由蜉蝣的朝生夕死联想到了人生的短暂易逝。庄子的名句,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”,则是借生物的生理局限影射人类见识的局限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造成认知局限的原因,庄子也借他的寓言人物(有时是神)之口直接说了出来: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;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,束于教也。”莫法同井底的青蛙谈论大海,因为居住的地方限制了它;无法和夏虫谈论冰,因为季节限制了它;没法与偏执的人谈论大道,因为教育限制了他。

拘于、笃于、束于,互为互文,都可译为“拘束于”或“局限于”。虚,同“墟”,相当于“空间”。时,这里指季节,但也可将其延伸为更大的“时间”。教,“教育”“受教育程度”“门户之见”“一孔之见”,等等,皆可以“教”字涵盖。

何为“曲士”?《庄子·天下》有详解:“天下大乱,贤圣不明,道德不一,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,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,不能相通,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,时有所用,虽然,不该不偏,一曲之士也。”一曲之士,简称“曲士”,亦即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等篇所批判的“小知”。小知的言论就是“小言”,总触及不了事理的核心和全貌。

“笨拙”的智慧

游宇明

夷简的党羽,强调“如此为序迁,如此为不次,如此则公,如此则私,不可不察也。”立志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没有欺骗自己的良知。

历史上以“不欺”行世的,绝不只是一个范仲淹。北宋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时,草稿有几千卷,颠倒涂抹比比皆是,却无一字潦草。汉代司马迁为了写作《史记》,二十四岁即游江、淮,登会稽,探禹穴,攀九嶷,浮于沅江、湘江,渡汶水、泗水,在齐国、鲁国之都讲学,观察孔子的遗风,其后访问梁、楚故地。两位史学大咖做学问都舍得下苦力、拼真功,不怕被别人批评为“愚笨”,他们不欺自己的梦想。

缘于家庭出身、所受教育、机遇、性格等等的不同,每个人腾挪出的天地不一样,有的成了高官巨贾,有的只是小吏游商;有的享誉中外,有的默默无闻;有的飘洋过海,有的足不出

县……是趋炎附势,只跟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来往,还是淡看人的身份,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尊重,便成了一种选择。梅贻琦做了十七年清华大学校长,深受师生爱戴,就与他“不欺弱者”的性格紧相关联。岳南先生《大师的趣闻轶事》一书载:从海外回来后,梅贻琦不时邀清华各级校友餐叙,在台的清华校友也纷纷邀请他,他们中不乏显要,也有一些年级晚、地位低的普通校友。但无论谁出言相邀,梅贻琦一律准时赴约,与学生们谈笑风生。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,师生就是师生,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,那还能算师生吗?那是商贾的行为。”

月亮照在水里会有影子,阳光射在玻璃上会有反光,当我们以“不欺”立世,生活也会以“不欺”回报。第一重回报是你会有好声望、好人缘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:“说话有人听,做事有人跟,遇险有人帮。”假若你的“不欺”走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,比如操守特别出众、事业闪闪发光,后世之人还可能长久地记住我们。

“不欺”看似笨拙,其实是被漫漫时光证明了的深刻的处世智慧。

电动车钥匙。女儿说算了,先回去吧。我不甘心,又凑近车头看了一眼,就见一张小小的黄便签,贴在钥匙孔上方,两行红字:你的车钥匙忘了拔,请到迈皋桥派出所领取。

那一刻,我站在路灯下,忽然笑了。

这一天,专家的一句话、便签上的两行字,它们像两粒种子,落在心里,各自生根。可是细细想来,它们又分明是同一粒种子——那个叫“善”的东西,在不同的土壤里,开出不一样的花。

人一边劳动一边憧憬。种完蔬菜,紧接着就是种棉花,农人们忙得脚不沾地,却总是喜气洋洋的。种下的是希望和憧憬,有了这份希望和憧憬,以后的日子都是充实的。

风吹田垄,四月温暖。孩子们在田野里打猪草,追蝴蝶,欢笑声此起彼伏。远处的空地上,有几个孩子在放风筝,他们奔跑着,雀跃着,看风筝高高地飞上蓝天。傍晚时分,村庄的炊烟飘过来,飘向田垄,在风中慢慢变幻,慢慢飘散。

父亲坐在田头休息的时候,对母亲说:“咱这块菜地,种了几十年了,年年收成都不赖。”母亲笑微微地说:“这菜地,哪里是种了几十年了?说不定有几百年的呢!”我听着他们的谈话,不由心中感慨。年年岁岁,四月的风如期而至。祖祖辈辈的农人,依靠着田地,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我的先人,在同样的风里,扶犁耕种,代代不息。四月的风,吹老了岁月,吹换了人间,而风依旧,田垄依旧。这风中有泥土的气息,更有一种深沉强大的力量在鼓荡着。

风吹田垄四月暖,人勤春盛满地香。四月的风,悄悄在田垄间写一首诗。这首诗里,有满满的生机,有满满的烟火气,更有农人最朴素的期许。

时间常常不经意间区分了人的高度,有的人一生蝇营狗苟,自以为“灵活”“聪明”“机智”,留下的名声却使人掩鼻;有的人毫无心机,不掩不藏,直道而行,即便是冷若铁石的人见之也不觉动容。

宋人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讲了一个故事:庆历六年(1046),贾黯状元及第,回到老家邓州,当时范仲淹正做邓州知州,贾氏专程前往拜访,说:“我生也晚,获得这样好的科第成绩纯属偶然,想听听您的教诲。”范仲淹说:“您不必担心不显达,惟有‘不欺’二字,可终身行之”。贾黯得此一言,非常开心,经常对别人说:“我于范文正公者,平生用之不尽。”贾黯始终没有辜负范仲淹的期望,无论是出任谏官还是担任其他职务,都始终能做到忠于内心、勇于担当。

范仲淹真诚希望年轻人“不欺”,自己早就是这样做的。权知开封府时,范仲淹发现宰相吕夷简用人唯亲,文武官员想晋升,都得跑他的门子,于是不顾个人安危,给宋仁宗上了一份奏折,说:“言官人之法,人主当知其迟速、升降之序,其进退近臣,不宜全委宰相。”他还兼干美工的活儿,详尽地画了一张《百官图》,标出哪些人是吕

人在困顿中,最容易撞见世界的好意。

专家门诊外的走廊里,午后的困倦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候诊的人来来去去。我索性靠到墙根打盹。终于走进诊室,人还有些恍惚。专家翻着病历说,才两个月,复诊要等三个月。我愣了愣,下意识脱口而出:上次来您没说。话一出口,就知不妥。

瘦瘦的专家看了我一眼,顿了顿:等满了三个月再来。又补了一句:退挂号费。他转头对助理又说了一遍。

那一刻,我瞌睡全醒,心里有什么

善意会发芽

陈卫华

东西软了一下。忽然醒悟过来,难怪他的号那么难抢——真正的高处,不是让人仰视,而是让人感到被看见。他看见了我的奔波,我的期待,我的失望。一个简单的决定,就把这些全都接住了。医者仁心——这四个字,我第一次有了体感。

晚上回到南京,在地铁口找不到

提醒人们,它们也是春天的重要角色。有些野菜嫩生生的,掐一把带回家,做成小菜,便是地地道道的春滋味。

庄稼是四月的魂,田野里有了庄稼,就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,田垄整整齐齐,组成了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。那些纵横交错的田埂,好像被尺子丈量过,密密麻麻,规规矩矩。麦子已经很高了,绿意正酣。天暖了,麦子长得越来越快,进入了拔节期。大片麦田绵延而去,绵延到天尽头,远远望去像大块大块的

风吹田垄四月暖

马亚伟

绿绸缎,在四月的风中轻轻舞动出绿波。春色无边,绿波荡漾。麦田与蓝天、白云相互映衬,四月的乡间如诗如画。

四月既是生长的时节,也是播种的时节,欣喜与期待并存。在我的家乡,此时正适合种瓜点豆。父亲和母亲早已把锄头、铁锹等农具擦得锃亮,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都要种一些。菜园里,他们弯腰忙碌着。每年这个时候,他们都是满脸的欣喜。父亲抓起一把泥土说:“这菜地真肥,种啥都错了!”母亲回应他:“可不就是嘛!”两个

乡间四月的风,把料峭春寒吹得无影无踪,世界一派暖融融。如果风有质地的话,四月的风一定是纯棉的,人被软软地包裹在里面,醉春风,醉春绿,醉春光。

沉醉在四月的风里,鼻翼间浮动的是泥土气息,是草木清香,是阳光芬芳。渐渐你会发现这风其实并不是柔软媚态的,而是质朴的,厚实的。四月的风就像一本耐人品咂的书,里面有值得你一读再读的内容。四月的风来到乡间,是带着使命的,它从遥远的世界翩然而来,来到这千里沃野,便在田垄间挥洒起豪情。你听,这风是有声响的,仿佛是牧童的短笛,又像是乡村的长调,一声又一声,把田野吹得葱茏,把花朵吹出芬芳,把庄稼吹出馨香……风吹田垄四月暖,绿满人间一村春。

四月的风,带着阳光的暖意和芳香,拂过青山,拂过流水,拂过田埂,拂过麦苗,拂过田间劳作的农人,空气中荡漾着喜洋洋的气息。四月的底色是绿,而且绿得有了规模,有了气势。绿树不再是羞羞涩涩的模样,它们全都撒开了手脚,要趁着时光正好大干一场,它们那么蓬勃向上,按捺不住的生机要喷薄而出了。绿草也铺展到了每个角落,小路两旁、田间地头,各种各样的草在风中摇摆着小脑袋,好像在